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，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如如不动

走近深山古寺，
抬眼见字：“如如不动”。

诸幻尽灭，觉心不动。

门口两株百年银杏，叶似翎毛“翼翼如飞”，根植大地“生生不息”，主干安详“如如不动”——

是用来校正人心扑动的身不由己？

纷乱失序的年头，在太多的“变动”中挣扎已久。此番场景，对应着内心的牵扯，在一树阴凉里惊觉回到了家。

大抵心安即是家。

去过印度的鹿野苑。一棵大树，几座石墩。清静，洁净，素净。莲花含蓄半开，从不怒放。圆融着，很有些澄明境界。

我在草地上谦卑地捡拾落叶，收藏着安宁。

本期《行者》，请欣赏汉学家阿克曼、作家祝勇、鲁敏等让人沉思的新作。

《行者》文学周刊，每周一见报(4个版)。期待您品读之后的“回声”，并欢迎投稿。
邮箱:xdkbingzhe@126.com

《行者》刊登的稿件，江苏省内媒体严禁转载；省外媒体如需转载，需经本报同意，并在刊登时注明出处。

那些人，那些事

文/祝勇

许多次，在外面演讲，我都这样开场白：“我叫祝勇，来自北京故宫，我是乾隆的同事……”现场会笑，觉得我挺逗，想必也有人笑我轻狂，敢与乾隆大帝套近乎，咋不说是李莲英的同事呢？其实我还留着余地呢，因为我不仅与乾隆同事，还与乾隆他爹、他爷、他们全家都同事。当然，在这紫禁城里，除了住过姓朱和姓爱新觉罗的两个家庭，还有无数的皇子公主、皇后妃嫔、皇亲国戚、循吏佞臣、将军武士、儒林圣贤、太监宫女……九十年的故宫博物院，将近六百年的紫禁城，容纳了多少人、多少事，没人算得清。再了不起的人物，在漫长的时间中，也只是紫禁城的一部分。在时间面前，每个人都是微尘众生。

故宫最值得骄傲的地方，不在于它坐拥180多万件文物，还在于这里云集了不同时代的名流精英。

说到底，人才是宫殿的核心，有人，才有万物蓬勃、历史芬芳。

北京的冬天，天黑得早，有时五点半就全黑了，只剩下宫殿的剪影，在冰蓝的夜空下波澜起伏。下班之后，一个人从宫殿的最深处走出来，我会想，在明清两季，宫殿是不会这么黑的，因为各座宫院里都有人。只要有人，就有灯火。一盏盏灯，在宫殿深处亮起来，渗入重重的夜色，宫殿也就有了生气和活力。那时的宫殿，有万千灯火，有人影晃动，整座宫殿，就像一只超级豪华游轮，漂浮在夜色之上。

那时，我心里时常会想念那些消失的故人。我说“想念”，是因为我对他们从不陌生，只是相别已久。时间试图拉远人与人的距离，但故宫有自己的时间，故宫的时间与外面的不同。故宫的时间不会让人走远，相反，会让不同时代的人，靠得很近。

所以，每当走过宫殿，我常会觉得，纸页里的人物，与我只有咫尺之遥，像从前一样呼吸吐纳、打嗝流泪。所以在故宫工作，我绝对不会感到寂寞，顾盼之际，我可能早已与我

昔日的“同事”们擦肩而过……

从《旧宫殿》《血朝廷》到《故宫的风花雪月》《故宫的隐秘角落》，我一直希望在自己的书里恢复它从前的灯影与人声，尽管我的文字里，既见不着光影，也听不到人声。文字无色，无声，远逊于历史本身的光怪陆离。但除了文字，我也找不出表达它的更好方式了。

所幸中国人历来是信赖并且依赖文字的。在这座宫殿里，几百年中，人们都以相同的文字、相同的态度，甚至相同的姿势奋笔疾书，连我的同事乾隆也不例外——他在清宫收藏的许多书画名品上，都留下他状如蚯蚓的字迹，更不用说他一生作诗四万余首，这种“大生产”式的写法，一个人可以单挑《全唐诗》，也足以让历史上所有的帝王都黯然失色。只不过他的文学水平实在让人不敢恭维，字也写得绵软无力，而且大多写得很小，与宋徽宗的题跋一比，就露出他的胆怯。于是我知道，大人物也有心虚的地方。他不怕露怯，这也是一种可爱。

这些字，这些诗，透露了他性格中真实的一面，连他的胆怯、他的恐惧(害怕被遗忘)，都是真实的。

因此，在故宫，让我们内心震动的，不仅有历史中的大事件，还包括一些微小的细节。

于是，在宫殿的历史之上，还覆盖着一个世界，那就是文字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所有人不分先后，不分尊卑。这里早已实现众生平等。

正因如此，在这座权力之城里，书写的事，一天也没中断过。从浩瀚的实录，到私人化的诗文笔记，再到研究者的文章考据，所有文字，像文物一样，堆积在时间背后，提醒我们那些宫殿从来都不是空的，它们早已被各种往事填满。

在无声、无色的文字里，历史完全可以恢复它原有的声音与色泽。

故宫博物院建院九十年(1925—2015)，我和同事们共同做的一件事，就是让历史可以被看见。

我轻轻推开宫殿的门，所有的人与事都在原处，从来未曾离开。■

师徒对话
画作/沈勰



时间沙(上)

文/鲁敏

为了社交、进步与文明，人们凭空假设了许多的东西，并使这种假设取得了尽可能大范围的认同，形成通用规则。度量衡，货币，文字，法律等等。时间，是其中之一。

挺一本正经的，我们把一只手臂那么长的等待，命名为五分钟。把两道细密皱纹的生成，界定为一年……我们煞有其事地给自己划定地牢，插就篱笆：两个半小时的会议，众人团团枯坐，秒针像棒槌敲打，伴奏着发言者的声波，与会者共同抵御上这一段被封锁的性命。从京城飞往外省，航班延误两个半钟点，银白色钢结构的高阔机场里，痴呆的鸟儿一般，人们栖停在那被搁置了的命令里。亲吻的时候，病痛的时候，人们会跟时间闹别扭，因它不听话，太快，或太慢。人们还喜欢用时间来发誓，来复仇，让美人迟暮……时间这时就化为绕指柔了哇，随意驱使，就好像真的能够驾驭其上，穿梭往返，进入渺茫未来，进入湮没了的风沙。

这就说到了沙，也必须说到沙——我所说的，是西北偏西的沙，这里的沙，是天地间的活物、独立之物。只需一眼，一眼于西部的沙，会即刻明白对时间的种种指称、使用、区分、比拟，其实是一种思维上的错觉和误会，时间从来就是含混的假设，真正成立的，是沙。

我扭头盯着车窗外的沙，故意保持生硬的姿势。奔马一样，沙地在车窗外起伏，不时打个响鼻，带起褐色的轻柔尘雾。大部分时候，沙地仍装得很贫瘠，像个过分节俭的家伙，只有两件单调的外套，一件灰，一件黄，宽大浑浊，后襟拉得老长，并在长度中形成了令人害羞的线条，沙粉细嫩，蜜脂般均匀，它壮美地隆起，柔情地延展，忽而又坚硬地斩断，骄傲得像在恋爱。这种骄傲有时会激起骚动的斑纹，芨芨草、骆驼刺、野西瓜，它们藏头掖尾似的东冒一串，西起一簇，暴露出沙粒核心的温存，宽绰。袍子的一角被掀起了，闪电般地抛洒出

红柳与绿洲，铺陈出一大片草地，并唤来马匹与羊，在上面垂首啃草。玉米、棉花、向日葵，如喜悦的娃娃在沙地中紧紧搂抱。清澈的水渠，懒洋洋地抚摸着怀里的云朵。我不敢出声，不敢眨眼。我知道这都是沙粒的小把戏，它藏起多少，就会捧出多少，紧接着又会收回多少。它一跺脚就要变成锈红的山体了，丑陋到性感的岩石，如明目张胆的火焰，在蓝空下消耗着它的从地壳深处带来的爱情。再一跺脚，它就要变成蓝荧荧的冰川了，吐出丝丝白气，长袖舞动，飞升而去，与高天上的冷月孤星接拢合围，浑然抛却大地上的亲人与往事。

就是这样的，沙地善变、七十二种幻相。

沙子们在大地上腾挪、集中、堆积、飘移、分散，借助风向、水源、降雨、山势，还偶然地、戏谑地构成了城郭。人们在沙地上建造房屋、庙宇和道路、凿打坎儿井、呵斥小毛驴、栽种苗木并收获果实、运送布

匹玉石和经文，渐之，繁华了，地名像灯笼一样次第地亮起：武威、山丹、哈密……但沙粒就是沙粒，它具有无师自通的散漫哲学，它快意起高楼，又率性撒手去。风起沙移，其势猎猎，日落月升，其华灼灼。苍凉梦接续着荣华梦，新城变作旧城，古城翻作故城。道路复被沙地覆盖。寺庙只剩下高台，窗棂不见了帷幔。黄杨卧倒沉睡，烽火台瘦骨嶙峋。沙，复又成了沙。

我盯着窗外，用力张开双目，以让光线更强烈地射入，同时也在假寐，合上眼皮以坠入远古的黑暗。在白光中、在漆黑中，沙粒极其耐心地与我相对峙相看。它的眼神饶有意味，带点调皮的胜利感，连诉说与耳语都不屑提供，像是全然不在意那些过去了的痕迹，那些像我们这样经过的车马，车马上的人物，人物胸中的功名，功名簿上的生死，生死更替的朝代。■